

198

外
客巴鹽

群 蕭

大眾文藝
刊



鹽 巴 客

蕭 羣

大眾文藝叢刊
第二種

大眾文藝叢刊

第二種

鹽巴客

作者：蕭

羣

編者：沈

寂

發行人：丁

基

出版者：大眾出版社

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
電話三五六七〇號

印刷者：正風印刷公司

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
電話三五六七〇號

經售處：全國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卅六年十月出版

版權所有。不准翻印

元

定價：

目 錄

高原上

..... 一

獨眼龍

..... 二

銅棍子

..... 三五

黑子

..... 六三

鹽巴客

..... 七七

高原上

十二月的天，狂暴的西北風一勁地橫掃着，枯黃的樹葉離開了母枝瘋狂地捲舞着，天幕深沉灰黯，淡墨色的雲塊東一處西一處凝固不動，像一件陳腐的屍衣上綴滿無數的補釘。

快入晚時分，山澗裏呈着異樣的靜謐，一羣飛鳥散開地從枯禿的山頂上啾啾着閃過去，遠處有伐木的聲音，叮咚叮咚……永遠單純的韻律，遲緩，沉重，落到人們的心頭，像深深顫抖着。

迎着冷風，一連翻越了好幾個山崗，這才又疲倦地回到我東家的老屋裏，沒好氣地使勁將背着的竹籬就階沿上一摔，就門檻上一屁股坐下來，從懷裏掏出一小包煙絲，這點點火抽起來。從高坡上吹來的風，夾着灰沙不鬆懈地撲襲着，本就祇裹着一件薄薄的短襖的上身，就更不停地顫抖起來，鼻樑兒凍得發紫，清水鼻涕像失去了管束不時流下來滴到地面上，馬上爲乾燥的黃土攪成黏性的一團。兩隻龜裂的手雖不息地摩着，但暗紅的凝凍的血塊却固執地膠着在皮膚上。

死寂的黃昏，週圍是山，是連綿不斷濯濯的峯巒，莽靄像蛇似地從四處慢慢爬上來，天際漸漸轉黑，遠處的景物逐漸消隱在暗影裏。

屋子裏還沒點燈，那個老狐狸該又在鋪板上打起盹來了！

「X媽，這鬼地方！」吐一口唾沫，又本能地從心底暗自罵起來。

鑽進灶間裏，黑漆漆地，一股霉腐味衝着鼻管飛過來，一清早鍋底留着的米粒依舊黏結在裏面，幾張發乾的僵硬的粑粑堆在草蒿上，這老不死的傢伙，真能懶得叫了吃驚，一嚮牛不是偷偷蹣蹣弄點什麼東西吃，就躲在屋角裏挺他媽的屍。

一想起這些天的遭遇，心就煩的叫人冒火，鬼曉得，那陣風吹到我這荒涼的山野裏。那是十多天前的事，我從廬江流落到這裏，肚餓得發慌，一連兩天沒塞任何東西，又困乏得要命，不知怎麼的，突地在半山裏發現一所草屋，灰暗窄隘的窗櫺，剝落着的土牆，正像所有這一帶所習見的一樣，但那時候却對我有着太多的誘惑，我像在迷茫中尋着一絲救星。

我還記得，那當兒正是晌午，初冬的太陽淡薄地落在地面上，一個有着一撮山羊鬍子的老頭正倚着屋脊仰天打着盹。

『喂，好心的老伯伯，謝謝您能給我點什麼吃的嗎？』

那個老頭子，不，我應當說我的東家，他的一張扁平的腦袋因為突然的驚醒，不自然地幌了幾下，半晌他楞着那雙骨稜的細眼珠不轉睛地朝我注視着，眼前這陌生的打扮，奇特的年青人也許使他發生了興趣。

『你是從那邊山頭上過來的？』老人說話滿嘴囉嗦，我很吃力地才聽懂他那古怪的語音。

我編下了一大套的故事，我說，我本在藏邊販牲畜，因為半路遭了搶，損失了一大羣良馬，這才不得已流落到這偏僻的角落來。

「很好！很好！」老人的頭更像鐘擺似地左右旋動着，我發現他也許根本就沒聽清我說了些什麼，他的一雙犀利的眼珠却在我全身上下作着巡遊。

「好小伙子，我看你的臂膊倒還夠結實」，老人挪移着不穩的步子朝我發着尖刁的笑，他還死勁在我肩膀上重重擊了一下，他也許有心在試一試我的勁道呢。

這樣我是被留下了，那利那間我所有的愉悅是難以用語言衡量的，我萬萬想不到這空曠的山洞裏居然還有這樣仁慈的老者，我更設想假如我沒碰見他，說不定我會因餓得消失全身精力而被野狼吞噬掉。

我作了老者的長工，這老傢伙可真有那副眼力，我結實的身材卻沒給他估錯，你看從我到這兒來，給他幹下了多少事，一清早忙着餵牲口，一晌午手不停息地編草鞋，下午還得背着筐跑上二三十里路去市鎮上販賣一些山野的土產，我做起這些來，又迅速，又簡捷，真像再世的擔子也壓不倒我似地。

但我所得的報酬是什麼呢？清晨兩碗薄粥，平常的午晚餐，就是幾張乾巴巴，起初我以為這僅是暫時的，或者這僅是老者有意試試我耐不耐得苦，就這樣我將悶在胸中的不滿暗暗地給遮掩了，但我那東家可猜得透，他還沒等我發作，就先噙嚇一大套：

「年青的小伙子是要吃點苦頭的呀，像我從前……」於是他舉出多少例子，說他年青時給人田地上耕作時常是兩整天勒緊肚皮，連水也不喝，但他却一點沒埋怨地過下來了。

日子一長，我對我這太聰明的東家起了厭惡，尤其是那右耳上留着一個大辮鬚叫我從心底飄起不痛快的印像來，一開始，我的注意就被那不尋常的缺陷給吸引了去，我可想不出那是怎麼形成的，讓我現在再對我的東家作一番簡單的素描：一隻酒糟鼻，朝上突起，這傢伙說不定年青時還不知幹下了些什麼荒唐事來，兩張厚厚無血色的嘴唇朝前微微掀起，除此以外，他還有些駝背，小腦袋豎在畸形的身軀上，像一隻寬大的瓶頭上按着的木栓頭，那樣叫人起着不愉快的感覺。

我的東家平常很緘默，除了關係他切身利益的事外，他全不覺興趣。他的喉管像成年被封塞住似地，冗長的冬日的夜晚，爲着排遣那難堪的時間，有時我故意同他攀談起來，我有聲有色地描繪一些我、尋常的經歷，但他却偏着頭，迷着眼，像在打瞌睡，有時也許爲了敷衍，他不經心地搭訕着：

「啊！是那樣嘛？」

我常是這般作了半天糊塗虫，最後連講故事的我也感着索然無味了，於是莫明其妙地草草了結。

有一天，那是集鎮上稀有的節會的日子，一個像我這般年青的漢子，少不得打算快活快活一下的，我向老者表明了我的意思，其實我的要求是有 limits 的，不過是幾百文的事，但話才一出口，老頭子就給你常額頂住：

「年青人總是不安份的呀！有吃有穿的，還要忙著耍兒！」屁股一扭，他却逕自嘟囔着撇開我走了。

「這死不了的老鬼頭！」我不禁咒罵起來了，我的東家並非沒有錢，集鎮上酒店掌櫃的就告訴他他存有很多的現金，他在外面還放着不少高利貸的債，但他假裝着一副窮酸相，一提起金錢的事總是引起了他的滿肚牢騷，像不勝嘆息似的那神情，這老傢伙孤子一個人，沒有婆娘，沒有兒女，看不明白他活活死守着點什麼，這樣的人真是叫人摸不着邊，猜他肚裏盤算些什麼。

我對我的東家開始有意無意地表示我的憤懣，我時常也會當着他面咆哮一陣，我心裏可暗自存付，反正我不打算在這兒做長，頂了他倒看他怎樣對我。

就像現在，看到灶角裏那副零亂的樣子，就激起我心頭的無名怒火，我故意揚起嗓子喊：「這屋子的人都死絕了！」

我的東家也許從舖上意外地被驚醒過來，他摸索着走到我的身邊，一面却在那狡猾而刻滿皺紋的臉上抹着一層笑：

「我說是那個？原來是你啊！嗨，年青娃兒家真是沒法子，動不動就冒肝火……」

我可沒理他，從懷裏摸出僅剩的煙絲，獨自悠閒地抽起來。

「嗨，你又買了煙，這脾氣真改不了。放着的竹筒煙不抽，偏偏學會這個，又白白費錢！」

「哈！費錢！」我沉重地咬着末後兩個字。

我的東家也許因爲我不尋常的臉色，退縮到屋角裏，但隔一陣子，他又同我攀上話：

『我說，小伙子，你這半天在集鎮上幹了什麼！有此什麼新鮮事啊？也講給老頭子聽聽噯聞啊！草鞋的買賣該還好吧？』

『這裏，統統都在這裏。』將胸口繫着的錢包解下來，就勢朝桌上一甩，無數的銅圓跟着四向散開去，金屬撞擊到木器上發着鏗鏘的聲音。

『十雙，一總才兩吊錢！』老人貪婪地數着抖落在桌上的銅圓，一洞又一遍，他還一個一個試驗着，他担心着也許會混進了個假板。

『哼！現在的生意，真是比不起從前，朝先少說一雙草鞋也要賣三十文，而現在竟這麼不吃價，唉！這年頭……真沒法子』。

老人一邊咕嚕着，一邊却小心翼翼地將銅圓塞到腰包裏。

望着他那貪婪的姿勢，我却從心底好笑起來了：

『這卑鄙的傢伙！』我再使勁啐口唾沫。

過年前幾天，我的東家對我的態度却突然地好轉起來，他時常有意無意對我表示非常親熱的樣子，他裝做很關心的態度，不嫌煩地問起我的家世來。他聽得很起勁，末後還會翹起那隻粗驢的大拇指說：

『小伙子，看有你的，好好幹，將來你準強在人頭上！』

但我天生成的傲慢却無從改變，我依舊向他拉長着臉咆哮着：

『男子漢怕那樣，頂天撞地都担得了，憑這份體子愁餓死了不成？』

老頭子似乎很掃興，但他祇是打着呵呵乾笑了一陣。

那是除夕晚上，我的東家發狠宰了一隻雞，清早他還叫我從市鎮上捎了兩斤豬肉，一瓶四川大麴，還有一大包粉皮，再有辣椒沫，豆腐乾蝦米等等，我的籃子裏盛得滿滿的。

等到我疲乏地淌着汗走回來，我的東家却早立在山腰上迎着笑臉向我打招呼。

『辛苦了，今晚請你吃個飽，一年一遭。』

他細心地揀取每一樣食物，他還不放心地對準鼻孔嗅着，第一次他沒問起我用了多少錢，其實他一早交給我的幾大串銅板都給我用得精光，而且我還背着他偷偷買了一盒洋煙。

我的東家今兒像特地變得年青得多，他勤快地幫着我作每樣瑣事。天還沒黑透，我們已經預備得妥妥貼貼，幾樣可口的新鮮菜很整齊地擺在桌子上，成年積滿灰屑的屋子也收拾得異常乾淨，破門板上新添了一張紅字招『富貴如意』，那也是我化了幾個銅板求村裏塾師寫下的。

我們預備痛痛快快地過這難得的大年夜。

傍晚外面飄起了雪花，稀稀疏疏地，大塊的雪絮在狂風中翻着筋斗落到凋零的樹枝上，落到光禿的山脊上，最後滑到嵯峨的巖石上，無聲地消溶成一灘水。

山野像回復到原始的洪荒裏，朔風與飛雪交織成一首慷慨狂暴的交響曲，遠處有野犬猶狺吠

着，外面是漆黑，沒有星，沒有月亮，整個天地像跌落在末日裏。

但屋裏却反襯出一幅融和的畫，木柴無規則地劈劈拍拍響着，抖動的暗紅的火光，一閃一閃，跳到冒着蒸氣的小茶壺蓋上，一會又跳到那被長年灰屑覆掩的關公神龕上，老東家的僅有伙伴——一隻瘦瘠的老花貓倦伏在火堆旁，縮着身體在取暖。

『喝啊！年青小伙子，這酒兒味道不壞啊！比「茅台」還帶勁呢！』

老人胡亂地囓着，他一杯一杯地酌着，掀起的嘴唇爲着要表示他對酒熱烈的稱讚，不住地上下動着，故意發出从从的聲音，他的臉蛋上醺得通紅，醜惡得像鴨屁股。

不知怎麼，我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他右耳的一大個黑窟窿上。每天晚上，一有空，我總是不自禁地讓視線落到那古怪的疤痕上。

『你在看那樣？你不是覺得這個……』他該是發現我那不尋常的眼色，緩慢地舉起手向耳朵上指着：

『丟臉啊！說起來年數可長了。』緘默了一陣，又自管自地嘆息着。

外面的風勢依舊很勁烈，轟然的巨響似乎連整個天地都要掀翻下來，破落的門板被搖得簌落簌落，大團的雪花從門縫裏探尋機會鑽進來。

老人繼續飲着酒，眼珠子發紅，像要冒了出來。

沉默的空氣在我們中間固執地環繞着，一秒鐘，一秒鐘，……

但老者却終於講起了關於那耳朵的故事，那是我起初決難料到的。

老者嚥嚥唾沫，眼睛望着地面，於是傳奇的經歷像水瀉似地從那厚厚的嘴唇裏流下來！

『好多年了，那時候我還年青，能吃能担，一副好體子，年青人，相信我，別瞧我現在窩囊廢老不中用，那當兒可真能吃得苦，成天跑個百把幾十里的一點不含糊，風吹雨淋，一點可不向休吹的。那年家鄉正鬧旱災，能吃的都吃光了，天老爺偏有心開玩笑，一連幾個月沒落一滴水，村子上連傳剩的樹皮也給啃得精光，也有人賣老婆，去吃自己孩子，本來還能將就對付着過，但到這時候不走還乾等着餓死？有些人勸我：

『紅鼻子，出去混混吧！雲南貴州藏不了的是滿地金銀，說不定趕明兒你能發跡呢！』

『好多熟識的人都那麼勸我，你聽他們叫我紅鼻子，覺得可笑嗎？起初我也覺得怪別扭，但隔上一陣子也就慣了，我可暗暗想，管他媽的叫我什麼好啦，我也犯不上去爭，他們的話可也對，雲南貴州可是好地方，我私地忖想去混混也未嘗不是件好事，有天發了財，也叫同村的人看看我紅鼻子的運道。

『這麼着我就悄悄地從江西出來了。路上可夠辛苦的，一連跑了毛三月，那當兒天又冷，雨啊雪啊地落不完，餓媽，那真不是人受的，腳底磨成好多水泡，腰袋裏僅剩的幾吊文也全花光個蛋，我趕了好幾個地方，運氣也真背，工找不着，湖南人又來得尖刁，一聽說你是江西來的，馬上口氣給你回絕個乾淨，心想再想不到辦法，真要流落，成要飯的。

「但幸虧到得貴州，在松坎遇見一個老鄉，他一見我這副落拓樣子，顯得怪可憐，他貢獻我一個意見：

『喂，好個傻老表啊！放着的好買賣不做，你是在想啥啊！』

『我問他有什麼好主意，他却像聽新聞般地面俯後仰大笑起來：

『好新鮮，不就是販鴉片了嘛！走這條路滾幫的那個不幹這個？』

最初聽見販鴉片，我想這總不是正門生意，這是犯法的呀，但你猜他回得多堅決：

『真是初出門沒見世面的娃兒家，怕媽的鳥，要是成天盤算不完，還不如乾等著死。』

我慢慢給他們說動了，但不瞞你說，那時候腰邊連半文也沒有，就是決定冒險幹這行，也總得多少有點本錢，還虧得我那老鄉好，他說不打緊，他願意帶我出去跑，祇是有一樣，後天我發了財，可得將他記住。

『就這樣我同他們一道混了有好幾年，我們一伙總有五六個，雲南道一帶差不多都跑遍了，我們從苗子那裏偷偷摸摸帶出來，再販給城裏私設的煙行裏，那些苗子可精明，他們自己種煙，賣煙，可自己從不抽一口，他們曉得漢人歡喜這個，一見了我們倒也招呼得怪週到，但成大把的現板却慢慢地聚到他們手裏，別看他們那副窮酸相，論起金銀來，真得另眼看待，頭幾年，算大保佑，我們都混得很好，我確是積下幾個餘錢來，年青人免不了圖快活快活，手上有幾文更不知所以的昏天黑地花起來，我那時候，就是這麼來打發日子的。

『人就是那麼喜歡自作聰明，等到我對這行生意幹得嫻熟時，我的胆子益發變得大起來，我撇開從前那一批同伙、自顧自地幹起來，但一開頭，就壞了了事，你猜怎的，我獨自去車里販賣土。誰知半路却給擺夷捉住了，也怪我自己太魯莽，原來那當兒正是擺夷族與城裏漢人械鬥的當兒，我莫明其妙地闖了進去，他們硬派我是奸細，我雖然左辯右辯，但他們一絲不理會，我僅有的財產被他們充了公，他們還將我關在一個地洞裏。』

『我不知應當怎麼說，總算命根裏有天保佑，他們並沒有將我弄死，其實在他們族裏要活剝個把人，那是再尋常不過的。他們整天盤詰着我，末後也許看我倒並不像壞人的樣子，他們允許我可以在他們勢力範圍內出外走動走動，就是有一樣，我如果私自逃走，給他們發現了，他們將要用極刑來對付我。』

『我處在一個極困難的境地裏，我自然希望着逃出這牢籠，但一想到他們架起火堆將活人燒死的情景，又不由得叫我毛骨顫慄趕不及地丟下這念頭。那是一個有月亮的晚上，我信步走到一個湖邊，看見擺夷族的青年男女們正在跳園場，他們大聲笑着，盡情地拉開喉嚨唱逗情的歌曲，他們那種狂歡情景，真使人見了羨慕。』

『也許爲着好奇心的引誘吧！我慢慢走進了他們的圈子，我本想隱藏在樹影後面的，但不巧給他們發現了。他們硬要我加入他們一夥，那些打扮得花花綠綠的擺夷姑娘們將我圍在中間，她們像旋風似地舞動着肥實的臀部，豐腴的乳房像一個花球似地搖動着。』